

#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53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53

學苑出版社

陈  
泮  
撰

东塾读书记

十五卷

陈沅（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别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山长数十年，晚为菊坡精舍山长。喜读朱子书。撰《切韵考》明确分辨《切韵》声类和韵类中的清与浊，丰富和发展了江永清浊共八声的理论。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汉儒通义》、《说文声表》、《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统术详说》、《弧三角说》、《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琴律说》、《东塾集》等。

《东塾读书记》十五卷，乃陈氏七十岁时手订付刊。卷一《孝经》，卷二《论语》，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书》，卷六《诗》，卷七《周礼》，卷八《仪礼》，卷九《礼记》，卷十《春秋三传》，卷十一小学，卷十二诸子，卷十五郑学，卷十六《三国》，卷二十一朱子。尚有十卷未成。陈氏深于汉学，而亦尊崇宋儒，郑学与朱学并重。言《周易》尚王肃而薄汉学，其于惠、张之书亦有非议，然亦不没其存古之功。《仪礼》读法，分为四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朱子为张魏公行状，后人所讥也，陈氏引《语类》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以明之，可以祛后世之惑矣。错误之处，李慈铭批评之。七十二岁时，又自定《西汉》一卷，卒后，其门人补刻入记，共十六卷。卷六论《诗》注，对朱熹《诗集传》十分推崇。卷十一考《尔雅》当出自汉初经生。又曰《说文》分别部居，盖因《急就篇》之语而悟得分部之法耳。成一家之说。卷十二云《汉书·艺文志》著录节抄诸子之言者，拓展了目录学研究的范围。卷十五因《经义考》考郑熙当为郑玄弟子。均可供参考。

偶有失误，如卷一引郑玄《六艺论》为据，以《孝经》为首，实朱熹作《孝经刊误》，《四库提要》谓其为七子子徒之遗书，姚鼐言其非孔子所撰，皆平实之言，可成定论，陈氏却反其道行之。卷二论及《论语》而及杜注《春秋左传》，有掠美之嫌。卷七论《周礼》及六书，引贾疏「皆依许氏《说文》」，以为贾氏误。均误。

有广州镕经铸史斋刊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纫兰书馆重刊本，《海粟楼丛书》（作二十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广州镕经铸史斋刊本。

自述

余年六十有一人病幾死自念死後書我墓石者虛與而失其真則惡矣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命猶未及乎他時當有續述也述曰

陳澧字蘭甫先世江南上元人祖考捐職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考候補知縣生子長諱清次則澧也年十歲知縣科卒年十五伯兄卒十七督學翁文端公考取縣學生明年錄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文端公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先生厚山賞與之與杜星垣楊浦香爲友復問詩學於張南山先生問經學於侯君模先生年廿二舉優行貢生廿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大挑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病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任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爲學海

自述

堂學長數十年至老爲菊坡精舍山長英偉之士多出其門焉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誤朱子又以爲國朝考據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舊聲律通考十卷謂古有十二宮且有轉調今俗樂惟存七調然古律尺度具在可考歷代樂聲高下竹十二笛可倣而製唐鹿鳴關雎十二詩譜可按而歌而古樂不墜於地又著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

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志水道則可考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餘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三統術說三卷弧三角說一卷琴律說一卷文集若干卷生平不欲爲文章然有爲先人而作者及爲親友碑傳事蹟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性疏直平易頗厭俗事惟好與學者談論不倦值賊亂夷亂家計不給憂如也生四子宗諲宗侃宗詢宗穎宗誼早卒宗侃生子慶餘爲其後同治十年二月

述

自述

廷相謹按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公廣東巡撫裕公以南

海朱子襄先生及先生名奏請量加褒異其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朱次琦陳澧均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東塾讀書記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又文集若干卷均俟門人及兒子編錄云門人廖廷相謹誌

二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未成

卷十四 東漢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未成

卷二十 宋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東塾讀書記目錄

一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目錄

二



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為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結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以五刑所引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孝之說趙師題辭雖以外篇為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淵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為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眾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為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三

致愛致哀致嚴致敬致孝為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今此禮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撮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為孝經全旨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禮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

是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海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為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為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禮主言篇孔子閒居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大本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也故曰為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

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為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云曾子作黃東發曰鈔以孝經為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位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序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本命同皆孝經之語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為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為五土之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四

東塾讀書記卷一終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為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為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為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為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一

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禮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為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禮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

之遺法也必讀書則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此解學字為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禮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為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眾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眾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二

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賈匪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芥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學之為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為言效也如學者者云學歌學禮

是效漢及諸也學詩者云學也學韓也學梓匠輪  
輿亦效其師之為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于琴名度番禹舉  
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  
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魯語云士朝受  
業晝而講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  
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  
讀書寢食皆有時刻凍水紀開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  
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  
雨不移解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  
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  
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  
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東塾書記卷二

論語

三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為仁之本為言仁之第一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為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  
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  
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  
乃能請事斯語若為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  
此道而孝弟尤為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  
弟子章曰汎愛眾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  
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  
為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  
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  
解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  
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  
章在後治身先

治國也弟子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易色事君  
致孝則壯有室強而仕矣夫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  
者賢易色事君致孝則壯有室強而仕矣夫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向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向書也孔  
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格致問業  
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  
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者大笑見今老來所見第  
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省實禮未見格致問業之書見明  
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七實二字  
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  
曉語類卷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  
便有長進卷二禮案為人孝弟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  
五倫之事備矣賢易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  
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

東塾書記卷二

論語

四

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  
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  
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盡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  
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  
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  
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  
幾箇孔良久口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  
之傳與曾子同七禮謂必以一貫為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  
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為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

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  
所問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  
豈單傳密授哉言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  
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  
李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  
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  
既已漸染風流食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  
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

東坡志林卷三

論語

五

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子風儀其辭清  
而遠其指高而適齊聲乎同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  
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  
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  
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  
既言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  
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  
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  
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一十七又云昨廖子

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文離沒合殺子又云如  
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箇  
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上此  
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  
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  
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經濟或  
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  
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  
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曰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  
齊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東坡志林卷三

論語

六

吾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  
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  
以類羣居講習禮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  
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  
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  
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暉撰八代四科志  
三十卷見隋書崔  
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  
亦足矣劉猷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  
爲首並見魏  
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  
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  
叔書此則論四科之

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已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已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略

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音孔文仲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禮案此誤

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辨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

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

推委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蓄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

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節清自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四科取士曰德行高妙志

案章帝問文中御史四科則發多略遺事不悉明是以決才任

年制建初乃建武之說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考廉之

之謂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禮案世

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謂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使用郡考士又由四科選士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大始六年初置學官博士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因之惟不用

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宋子語種云呂與叔欲奏立四

科取士曰德行明經政事日文學各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

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

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

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弣之舞之子衿誦之者學

詩也歌之弣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

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

三曲晉荀勗并除鹿鳴騶虞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

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

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

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

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

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

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

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

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謂上蔡語誤明籍漢疏及伊  
蔡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語誤者及師見上  
禮部論語只係地看此雖上蔡好句奇談然可見相替者亦有

論語說易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極無大過思不出其  
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自篇此提  
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即在西狩獲麟之年  
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弑其君經學之要皆在論語  
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鎔鑄也此趙卿卿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禮謂

東坡志林卷二 論語 九

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非謙辭也天  
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為已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即所  
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  
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為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為先  
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  
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  
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  
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屬  
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問叔器看文字如  
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  
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

處計三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  
識說箇甚麼卷二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為高論也  
何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開矣立事不孝之等十篇阮文

達公為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  
章朱子云曾子係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  
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仕上禮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  
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為學者  
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即自命為經學斯不宏矣如劉端臨論語  
而條條精確則又當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為士者  
如此曾子以為不可也

東坡志林卷二 論語 十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  
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  
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  
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忘者無忘也平  
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  
知錄甚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為之哀公什二不足  
而有若勘以盡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  
讀之皆使人躍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  
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魯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  
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  
乃致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禮管分而錄之其餘十  
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  
載諸賢之言之事其尤者

不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傳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門人考所考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東坡志林卷二

論語

士

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

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已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剔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假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東坡志林卷二

論語

三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曰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同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室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履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而忘於物者虛通無絲毫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矣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

東坡志林卷二

論語

三

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場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因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矣皇侃於佛敎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物此志也論學小記曰錄後漢書此程氏說分別儒敎與佛敎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頗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况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發之遺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白第一一章至此疑皆一讀史記也史記孔世家子路溫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且即以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下孰能宗子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九延之友著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子書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淺拙粗俚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公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

之也門人主論之云此係孫國谷讀書時語已見之入子溫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

之中別作一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

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

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盡微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

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

復具言也不知貢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真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召使撥執圭君子不以紺緌飾盡微乎邢疏

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東漢書卷二

論語

主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

注作焉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大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

於十世世數既遠可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

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

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

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

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

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

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為問禮

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

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

矣邢疏之說卒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

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

經紀可因緣而存者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

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

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

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

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

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益可知

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

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

固

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

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

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

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

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

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

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

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

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

固所損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

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固所損

益可知也此實遺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此班

說仁只修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仁仁力行愛其  
事何故却近仁仁推此類其言之吾曰公說仁字正與  
尊前門說無一毫差仁何其真也力行近仁仁力行愛其  
發上崇云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此  
想此明明白白何必與尊前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為勝私欲為仁由己朱子解為在我兩已字

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克己是克盡  
其心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  
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禮義勝則心克己  
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  
引之耳揚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  
所本禮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為約身也意蓋以  
克己復禮即約我以禮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  
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  
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  
然固曰可以為難矣根也慾

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  
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  
宴樂皆欲也明其為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  
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理也利即欲  
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即理也  
懷土懷惠即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即理也下達即欲  
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即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辨也  
節注云君子固窮小  
人窮則濫德於是別  
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此解為固守其窮也  
謀道憂道即理也謀食憂貧即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仁即理也求生即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為包括故朱子請陸  
象山為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屢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  
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為疏一著明之曰此某  
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  
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子曰父在不敢自專朱注不刪  
其言善其色則包氏之字極終遠孔曰其言善其色則包氏  
遠者祭服其色則包氏之字極終遠孔曰其言善其色則包氏  
氏之祭服其色則包氏之字極終遠孔曰其言善其色則包氏  
說惟殷周於夏禮所謂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謂損益可知也  
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  
馬氏以下有想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無威嚴學又不固集  
解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朱游氏說曰  
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貴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  
不因為不固故朱子宋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精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  
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克  
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  
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刪  
齊之

朱注善為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  
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  
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  
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  
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  
之功矣

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為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  
昔人駁難者多矣禮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  
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謂